

文化线路下秦蜀古道寺观园林空间与视线组织 ——以七曲山大庙为例

万睿琳

西华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30

摘要: 秦蜀古道作为连接关中与巴蜀的重要交通廊道, 不仅承载了军事、经济与人口迁徙的多重功能, 同时沿线密布的寺观园林空间亦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带。本文引入“文化线路”视角, 将七曲山大庙置于秦蜀古道整体格局之中加以考察, 重点分析其园林空间布局特征与视线组织手法。研究首先梳理秦蜀古道文化线路的内涵与价值, 并概括其沿线寺观园林的整体特征与类型; 继而在区位与历史沿革的基础上, 对七曲山大庙的选址逻辑、空间结构、功能分区以及街巷院落尺度营造进行解析; 进一步从借景与对景、视线开合与空间层次节奏、视线组织与古道适配性三个层面, 揭示其景观营造中隐含的路径叙事与仪式引导机制。

关键词: 秦蜀古道; 文化线路; 七曲山大庙; 寺观园林

0 引言

以路径为核心对象的“文化线路”研究, 近年来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不断深化。与单体遗产或孤立景点不同, 文化线路强调多时段、多类型遗产在一条历史通道上的连续分布与相互联系, 强调沿途景观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动态构建关系。秦蜀古道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山地交通体系之一, 其沿线不仅保留了栈道遗迹、关隘城堡、古镇街市, 还形成了一系列依托地形、与道路紧密勾连的寺观园林空间, 这些空间在漫长历史中承担了祭祀祈禳、接待行旅、整备队伍以及凝聚地方社会的多重功能, 是理解古道整体文化景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在文献梳理和现场踏勘资料(包括既有测绘成果与影像资料)基础上, 通过空间结构分析与视觉路径解读相结合的方法, 对七曲山大庙园林空间的布局与视线控制展开研究。

1 文化线路视角下秦蜀古道寺观园林基础概述

1.1 秦蜀古道文化线路的内涵与价值

秦蜀古道并非单一线性通道, 而是多条山地道路在不同时期交替使用、分合演变所构成的复合性历史网络。自秦汉以来, 关中—汉中—剑阁—成都的主干通道长期维护, 历代又根据军事与经济需求不断开辟支线, 形成既有高度稳定骨架、又具灵活适应能力的交通体系。以文化线路的视角观察, 秦蜀古道沿线串联起多元文化要素: 包括军事关隘、行政城池、商贸集镇、祭祀台庙、桥梁栈道以及农业聚落等, 构成一条跨区域、跨生态带的复合文化廊道。

其价值首先体现在历史纵深上。古道自先秦萌芽, 经秦汉开发、隋唐成熟、宋元明清持续利用, 时间跨度逾两千年, 见证了统一王朝

对西南的治理、移民与屯垦、盐铁茶马贸易以及科举文化的传播。其次体现在空间特征上: 古道沿线多为峡谷、险峰与高差巨大的山岭, 迫使工程技术与空间营造不断创新, 形成悬空栈道、贴坡城镇、山地园林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空间类型。再次体现在文化交往意义上, 秦蜀古道是北方文化与巴蜀本土文化交汇的重要通道, 沿线寺观园林往往既供本地信众, 又面向远道行旅, 其礼仪制度、装饰风格与空间构成体现出跨区域文化交流的痕迹。

1.2 秦蜀古道沿线寺观园林整体特征

从整体分布来看, 秦蜀古道沿线寺观园林多选址于交通要冲的山口、河谷开敞处或古城近郊的山麓台地, 既便于控制与观测道路, 又具备相对安全与可达性。其空间形态大体可分三类: 一是紧贴古道、与沿街市肆交织的街院式庙观, 多见于城镇路段, 以连续的山门、廊屋和小尺度天井院落构成与道路平行的界面; 二是依山就势、多级抬高的山地宫观, 其入口往往与古道交汇, 通过折行山路与台阶将香客与行旅引向高处; 三是背山面水、与田园或河岸相对的台地型庙宇, 借助开阔远景强化信仰中心的视觉昭示性。

在园林营造方面, 这些寺观往往采用建筑组群与自然山水相嵌合的方式。轴线多顺应山体脊线或古道走向布置, 院落则依据坡度以台地错落铺排, 形成层层升高的空间节奏。与世俗园林相比, 其造园手法更强调仪式性和导向性: 借景与对景用于强化神圣目标的指向, 障景与曲折则用于延长心理期待, 营造“步移景异”的朝圣体验; 同时, 寺观往往兼具驿站与休憩功能, 因而在核心殿堂之外, 又布置若干次级庭院、廊庑与树林空坪, 为行旅提供停留、交易和社交的空间。

1.3 七曲山大庙区位与历史沿革

七曲山大庙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城近郊的七曲山麓,地处古代由关中经汉中南下、再东折通往蜀中腹地诸郡的一条重要支路节点。七曲山为低山丘陵向平坝过渡的地带,山势蜿蜒,有七折回环之态,大庙即凭借山势突出的台地俯瞰周边田畴与道路网络,成为区域视线与交通流线交汇的焦点。其前临城镇与古道,后枕山林与更高山脊,自然具备“扼要控冲、藏风聚气”的地理优势。

关于七曲山大庙的起源,学界多认为其最早可追溯至汉魏之际对星辰与文运的崇拜,至唐宋时期逐渐确立以文昌帝君为主神的信仰体系。宋元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范化与社会流动的强化,梓潼“文昌祖庭”的名号日益传播,七曲山大庙成为士子赴京赶考途中重要的祭祀与祈愿场所。明清两代,官方多次赐额修葺,扩建殿宇廊庑,使之由地方性庙宇发展为影响广泛的区域性宗教中心。庙内碑刻、楹联与匾额大量记录了往来官员与举子的祭文题咏,反映出古道行旅与庙观空间之间密切的精神依附关系。

2 七曲山大庙园林空间布局特征分析

2.1 整体空间格局与选址逻辑

从整体布局来看,七曲山大庙采用的是典型的“依山构院、乘势成轴”的山地庙宇安排。建筑主要建在山体东南方向的一块较平缓的台地以及多个沿着山坡逐步抬高的次级平台上,主轴线沿着山脊方向布置,前后略有弯曲,以适应地形变化,这条轴线从山门开始,经过前殿、中轴主体殿宇,延伸到后方的附属院落,形成一个连续的空间序列,这种沿着山体高度逐步上升的轴线安排,让香客、游客在上山过程中连续感受到视觉以及心理上的层次变化。

在选择地址时,大庙前面的地势比较开阔,能够看到平坝、古道走向,远处的山、近处的水都能收入眼内,拥有不错的景观视野、对外展示的效果;后面则是更高的山体以及茂密的树林,形成稳固的背景屏障,为殿宇提供坚实的支持以及相对稳定的小气候条件。庙宇没有建在最高的山顶上而是建在次高的平台上,一方面防止违反“山巅宜留天地”的传统看法,另一方面也在视觉上让“人造圣所”、“自然神山”之间引发互动,把山顶的林海当作非常重要的背景景观来使用。

2.2 功能空间的分区与组织模式

从功能分区来看,七曲山大庙空间安排可以大致分为礼仪核心区、辅助服务区以及山林游憩区三个部分,这三个区域虽然分工不同,但在路线以及视线方面保持紧密连接。礼仪核心区沿着主轴线布置,由山门、仪门、文昌殿

以及配殿组成,从前往后排列成宗教礼仪顺序,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所在,庙门这一线、香道位置被严格设定,保证朝向、方位符合传统礼制要求;中轴线上的殿堂之间用台阶以及院落逐层升高,既满足礼制中的等级需要同时又在空间上营造出明显的“登高感”。

辅助服务区包含香客休息的地方、管理用的房屋以及一些斋房,这些空间大多位于中轴线两侧、坡度较平缓的次轴线上。与很多山地寺庙一样,这些功能区域通常以“夹院”“横院”的形式连接到主轴线,用偏门或角门跟礼仪路线保持一定联系但不造成干扰,让参加仪式的人、休息的人可以在不同层次空间里分开活动,有些院落同时承担仓库、厨房等后勤任务,它们的开放程度以及装饰密度都比主要殿堂低,从视觉上体现出“主次清晰”的布局。

2.3 空间尺度与街巷院落营造特点

就空间尺度而言,七曲山大庙的院落体系呈现明显的“外疏内密、先宽后紧再开敞”的变化规律。靠近城镇与山门的前部空间相对宽缓,尺度接近普通市街广场,便于集散人流与容纳市井活动;进入山门之后,通向前殿的轴线廊道与台阶略为收窄,营造出一定的压迫感,使人意识到已进入相对庄重的宗教范畴。继续深入,则是数个尺度适中的矩形或近方形院落,四周围合程度逐渐增强,人们视线被控制在院墙与廊庑之内,注意力自然集中于轴线上的殿宇与香火。

在各级院落之间,地面高差与台阶数目发挥了关键作用。较大的高差通常出现在礼仪等级转换的位置,例如进入文昌主殿之前的台阶明显比前部台阶更为陡峭与集中,使人必须调整步伐与呼吸,从而强化接近神圣空间的心理感受。院落平面尺度则与香期人流量、仪程时间长短相匹配:接待集体祭祀的院落多略偏宽大,而仅供少数人数礼拜的前置小院则更为紧凑,形成不同浓度的空间氛围。

3 七曲山大庙视线组织营造手法研究

3.1 借景与对景的视线营造方式

七曲山大庙的视线组织首先体现在对自然与人文景物的选择性纳入,即传统造园理论中的借景与对景。借景方面,庙宇充分利用背山面坝的区位优势,在若干关键节点有意识地打开视线通道,使远山、田畴与城镇屋宇成为内部空间的背景。比如,从部分殿堂前檐下回望,可透过廊间空隙或院门门洞遥见山下平原的田块纹理与远处的河谷折线,这种远景的介入一方面提醒人们自身所处的地理高度与朝圣行程的阶段,另一方面也在视觉上将“文昌圣地”与广阔人间联系起来,象征科举功名与现实世俗生活之间的通道。

对景则更多依托人工构筑物与特定自然物象实现。在若干院落轴线对端或视线节点上,经常可见影壁、古柏、石碑、牌坊或小型亭榭被刻意布置于视线焦点。它们的尺度与位置往往精心拿捏:既足以在视线上形成明确的终点,又不至遮断后方更为宏大的山林背景。比如,沿中轴逐级上行时,前一重院落中心的香炉或古树常成为最近一段视线的对景,而越过它之后,视线又被更高一级的殿堂屋脊所接续,构成一系列递进的视觉标靶。这种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俗及圣的对景安排,使朝圣者始终在清晰的视觉指引下前行。

3.2 视线开合与空间层次的节奏把控

视线的“开”与“合”构成了七曲山大庙景观体验的另一核心机制。所谓“合”,主要通过墙体、廊庑、门楼及局缩的通道来实现。当行者从相对开阔的庙前空间步入山门之后,视线立即被限定在门洞及其后方有限的景深之内,原先可一览众山小的远景被迅速遮蔽,仅余一小块院落或阶梯出现在正前方。继续深入,几道门楼与院墙反复切割视线,使得即便整体布局相对规整,行者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洞察全貌,必须身体力行、逐段探索。这种“视线收束”的策略,不仅增强了空间的神秘感与神圣感,也有效弱化了山地地形可能带来的眩晕与不安。

与之对应的“开”,则经常安排在礼仪流程的关键节点上,如完成一次转折、攀登一段较长阶梯,或走出一段狭窄廊道之后。此时,前方忽然出现一个相对开阔的院落、横向展开的殿堂立面或远处被重新引入视野的山景,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这种“先抑后扬”的视线节奏安排,强化了宗教叙事中“由凡入圣”的心理转折:在不断的压缩与释放之中,参与者的注意力被有意识地从环境细节转移至仪式核心,最终聚焦于主神像与香火所在的极点空间。

3.3 视线组织与古道文化线路的适配性

将七曲山大庙置于秦蜀古道文化线路的大

背景中考察,可以发现其视线组织并不局限于庙内,而是充分考虑了古道行旅的运动方向与观景习惯。从远距离接近阶段来看,大庙屋顶群与山门牌坊通过高差与体量优势,在山下道路上即具有显著的识别度;尤其当行者沿古道某些折线段上行时,庙宇轮廓往往以侧向或斜向出现在视野边缘,成为提示前方“驿站—圣地”存在的视觉信号。这种“预告性”远景对于长途跋涉的行旅具有重要心理安抚作用,使其在尚未抵达之时即对即将到来的停驻与朝拜产生期待。

进入中距离范围后,道路与庙前街巷逐渐合流,行者视线与庙宇正立面关系愈发紧密。七曲山大庙在这一阶段通过街巷转折与建筑退让等手法,有意制造若干“擦肩而过”的瞬间——庙墙、侧门或悬挂题额的牌坊在视线中一掠而过,却又立即被街屋遮蔽。反复的“若隐若现”强化了空间的深度感与朝圣路径的戏剧性,使庙宇不只是道路尽头的静态终点,而是一路同行、逐步显形的精神目标。

4 结论

从文化线路角度研究七曲山大庙,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秦蜀古道上寺观园林空间布局、视线组织方式。总体来看,秦蜀古道沿线的寺观园林依靠山地地形、道路系统,形成融合交通站点、宗教场所、区域标志的复合型空间,这种空间价值不只是体现在单个建筑的美观上,更体现在它作为文化线路节点,在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发挥的连续作用,七曲山大庙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在选址上符合“城—庙—山”的多层次嵌套结构,在山体的台地上构建出以中轴线为主干、以院落组团为支撑的空间体系;在功能上,通过礼仪核心区域、服务区域、休闲区域分工与融合,把信仰活动、旅行需求结合起来;在空间尺度上,用街巷—院落—廊道的逐步变化,建立适合山地环境、人流节奏空间秩序。

参考文献:

- [1] 谢焕智,高文.梓潼七曲山大庙铁铸文昌像的断代及文化内涵[J].四川文物,2000(4):2.DOI:CNKI:SUN:SCWW.0.2000-04-005.
- [2] 李豫川.文昌帝君的发祥地——梓潼七曲山大庙[J].中国道教,2002.
- [3] 贾丽.庙会习俗活动在当代的价值——以梓潼七曲山大庙会为例[J].大众商务(投资版),2009.
- [4] 黄枝生.七曲山大庙建造史初考[J].四川文物,2005(5):4.DOI:10.3969/j.issn.1003-6962.2005.05.013.

作者简介: 万睿琳(2000.02—)女,汉族,四川省乐山市,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